

失落的茶園

加塊方糖、倒點牛奶，錫蘭茶的苦澀滋味就掩蓋住了。

喀沙馬拉旅館的頂樓樂聲震耳。

「來吧！跳吧！」庫馬爾首先躍入舞池。他的手、腳，青蛙般地伸張開來，扭腰、擺頭，模仿的是斯里藍卡的傳統舞姿。我們一個個都以自由式忘情地隨音樂搖動。

「來斯里藍卡以前我沒跳過舞呢！這個國家令我瘋狂，像今天從茶園到植物園就是兩個極端，不這樣亂蹦亂跳發洩一下，我不能保持身心平衡。」我說。

「我如果在可倫坡跳會成爲醜聞，人家會說那個社會主義的怎麼這麼腐化。誰說社會主義的人就該像苦行僧一樣板起臉說教？社會主義就是要讓人快樂，而舞蹈音樂最能愉悅人。我以前也不會跳，後來在倫敦唸書的時候突然開竅了，舞

蹈細胞活躍起來，坎弟舞者的古老舞姿就這樣溶進我的體內。今天的經歷妳受不了了嗎？這就是斯里藍卡。我們要讓你們看見真相，那些裸胸露體躺在沙灘上的觀光客做夢也見不到。」庫馬爾眨了一下眼又跳開去了。

我是做夢也沒料到自己的雙足踏上了這個中國史籍上記載的「獅子國」、「錫蘭山國」，一九七二年才改名為斯里藍卡的島嶼。從貧乏的史地知識裡搜尋，我只記得錫蘭的首都是可倫坡，最有名的產品是茶葉。抵可倫坡以後，每天都有機會品嚐紅茶，也在觀光手冊和風景名信片上欣賞到笑容可掬的婦女採茶的悠然神采。一本書上記載茶葉是斯里藍卡第一外銷產品，國庫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全國有六十英畝左右的茶園，佔可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五，雇用了七十萬以上的工人。「我想看看茶園。」會議第一週，我就向主辦單位和斯里藍卡朋友表露我的心願。

「好的，我們會安排。」果然，第三個週末的坎弟之旅中穿插了這個我盼望已久的節目。

海拔一千六百餘呎高的坎弟是景色宜人的山區。秀麗的山脈起伏伏，十三世紀起辛哈王朝在此建都。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葡萄牙和荷蘭殖民者先後征服了這個島嶼的大部份地區，只有坎弟的辛哈里人頑強地抵抗，未受他們統治。英



茶園中工作的婦女好奇地湊近觀望。

國人一八〇二年從荷蘭人手中接管了沿海的重鎮，但一直等到一八五一年趁辛哈王朝內爭之際才成功地佔領坎弟。因此火車把我們送抵坎弟時，我對這個山城懷抱著仰慕的心情，佛牙寺在清澈的湖水襯托下顯得份外地聖潔與嫵媚。

週日清晨我們租了一部車往哈那尼茶園進發。途中拉莉塔和彼得的談話引起我的興趣。拉莉塔說一九七五年斯里藍卡政府將茶園國有化是正確的作法，這以前茶園多由英國公司管理。彼得詰問她為什麼國有化以後茶產量不斷地下降。她說人謀不臧可能是主因，詳情她也不清楚。

先參觀一間製茶工廠，茶香直透肺腑。工人當天休假，特別請了一位接待小姐為我們講解各種步驟。她的音調非常特殊，有如鶯啼，

一高一低，清脆悅耳，又閃著動人的大眼，我看沒幾個人真正在聽她講話的內容。

「太美妙了。她看起來像是泰米爾人，可是却告訴我她是辛哈里人。」庫馬爾說。

窗外走過的一隊婦女立即把我吸引到鐵窗口。每個人頭上披著布巾，粗麻繩從上面輾過，繩子下垂的兩端繫著一大簍剛採下的茶葉。她們看到我，好奇地湊近觀望。就這樣互相凝視了一會兒，我想用英語和她們交談，她們聽不懂，庫馬爾的辛哈里語也不管用。我想起皮包有一包機場買的糖，遞出去請她們吃，她們快樂地拆開，像是從來沒嚐過。

滿山遍野的茶樹蒼蒼鬱鬱，我照了幾張相。

「注意！下車以後主管單位禁止我們照相。我們進來參觀很不容易，這是很敏感的地區。這次多虧天主教的社區工作人員幫忙，等下到社區中心會有一些工人來和我們會面。」

我嗅到一種不尋常的緊張氣息，下意識地把相機由胸前移到身側。

我明白為什麼不准照相了。走在碎石泥土的坡路上，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土磚堆砌、黑褐色石棉瓦覆蓋的陳舊房舍。門內黑漆漆的，窗子上則釘著橫直木條。這是人住的嗎？糞便的惡臭一逕地衝入鼻腔，使呼吸困難起來。看見婦人、小孩



「社區中心」外有一群小孩守候著。

在屋子前面走動，我才相信這些排屋（line rooms）是茶園工作者的家。

「社區中心」不過是間小小的空屋，放置幾張長條木椅。只准我們派三個代表參觀「排屋」，其餘的人被「關」在這小塊空間等候他們回來報告。我覺得很難受，溜出室外。一群小孩守候在那裡，有個小女孩手中握著一束白色的小野花，赤著腳，有一股奔放的野味。我管不了那麼多，提起相機連照了好幾張。見到一位年輕的母親，懷裡抱著一個小嬰兒。她會講一點英語。

「妳喜歡斯里藍卡嗎？」我問道。

「不喜歡。」她回答得很乾脆。

「想回去印度嗎？」我再問。

「不想。」她再度搖頭。

我從她簡短的答覆裡體會到這些茶園居民

的悲哀。在斯里藍卡他們被稱為「印度泰米爾人」(Indian Tamils)，有別於「錫蘭泰米爾人」(Ceylon Tamils) 和佔人口百分之七十幾的「辛哈里人」(Sinhalese)。辛哈里人從西元前四、五百年開始就由北印度移居錫蘭，目前多分布在濕潤的平原區和坎弟山區。錫蘭泰米爾人也是在兩千年前就從南印度遷到這個島上居住，現在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傑夫那 (Jaffna) 區，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印度泰米爾人有一百餘萬人(約佔斯里藍卡人口的百分之十)，是一八三〇年以後英國殖民政府為發展種植業由南印度招來的奴工後裔。一九四八年錫蘭獨立後一直不願意給這些印度泰米爾人公民權。他們的去留問題成為印度和斯里藍卡兩國政府的爭議焦點。

參觀「排屋」的人回來了，還有幾個十幾歲大的女孩隨他們一起來接受我們訪問。

透過翻譯，我們毫無組織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是零碎散漫的。即使如此，拼湊起來的一些材料還是令我心驚不已。她們說——

「茶園工資是以日計算的。工作繁忙的月份裡有二十三天每個男工日薪十四盧比，童工九盧比。剩下的八天，男工、女工的日薪都是九盧比。但平均每個月只有十六個工作天，雨季的三、四個月幾乎沒有工作，沒有收入。」



「排屋」——茶園工作者的家。

這樣的工資真是低得嚇人，一個月才兩、三百盧比（折合五百元左右臺幣）。據我所知，茶園以外，一個女工一個月平均賺五百盧比，男工賺六、七百以上。

「有沒有很多人到茶園外找工作？」我問道。

「很少，很難找到工作。我們不是公民，工作機會更有限。辛哈里人現在有不少到茶園裡來把比較好的工作搶去做，我們的人很生氣。」

一家六、七口人，只靠這麼一點收入怎麼生活呢？

「我們有的時候一天只吃一餐，情況糟的家庭也有兩、三天吃一頓的。」

「真的嗎？妳相信她們說的嗎？」我猛搖坐在我邊上的蘇珊。她點點頭。

「爲什麼你們不利用周圍的空地種點菜蔬、養點家畜？」我傻傻地追問。

「那些地不是我們的，也沒有人爲我們這樣計劃。一家只配到一小間房子，前後空地很小。曾經有人種一點菜，還沒有長好就被別人偷拔走了。」

「有沒有食物配給？有沒有免費教育？」有人問。因爲斯里藍卡社會主義的思想很濃厚，雖然經濟情況不佳，失業率高，獨立後却一直實施米糧配給制度，每戶每個月可獲得若干免費白米和食油的配給。教育也是免費的，如果能通過大學入學測驗，連大學都完全免費。

「沒有，政府沒發給我們糧票。學校大多數人只唸五年，老師很少，有的學校沒有課桌椅。」她們回答。

「有醫院，有醫生嗎？」

「有一個醫務室，一個醫生，他常常不在。」

.....

後來從卡斯波斯神父口中聽到更多有關這些茶園泰米爾人的際遇。他說英國殖民者於一八二〇年到六〇年在錫蘭山區推展咖啡種植。由於待遇差，錫蘭本地的辛哈里人不願受雇爲工人。英國人便到南印度招了一批工人，將他們集體安置在咖啡園內做工，與外界社會隔離。等到咖啡走下坡便改種茶，將錫蘭轉變成一

個茶的出口王國。茶園內部階級森嚴——層層監督，最下面的工人受到殘暴的對待。

斯里藍卡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所訂的法案，對茶園泰米爾人相當歧視，設了許多限制不讓他們成為公民。坎弟的辛哈里人基於選舉代表的配額、種族的仇恨等等因素，視印度泰米爾人為眼中釘，曾發動攻擊想把他們除去。

印度和斯里藍卡政府經過多年的談判，終於在一九六四年簽訂西瑞馬——沙斯崔合約，以七比四的比例把部份印度泰米爾人送回印度，部份轉為斯里藍卡公民。原訂十五年完成，可是到現在還有四十五萬到五十萬人仍留在茶園。回到印度的三十六萬人中，有許多適應不良很快地去世。只有十七萬人得到斯里藍卡的公民權，可是他們在選舉時不能平等地投票。不論是統一國民黨（UNP）、自由黨（SLFP）或馬克斯主義的政黨，都沒有真心誠意地為他們爭取利益，因為他們沒有投票權。

卡斯波斯神父最後用三個詞來形容茶園泰米爾人的慘境：Depress（沮喪）、Oppress（壓迫）、Suppress（鎮壓）。

我們憂傷地走下坡路。我在隊伍最後面又偷照了幾張相，作為對壓制的反抗。

「沙利油！」孩子們在車窗外猛揮著手道再見。

車子把我們載到坎弟佔地一百五十英畝的皇家植物園午餐，這世界又變得如詩如畫般地美麗。一株一八六一年由馬來西亞引進的爪哇柳樹的綠蔭覆蓋了好大一片草地。十位青年在低垂的枝桠邊載歌載舞。一個鄉村女教師帶著一群孩子散步，走到他們身旁，唱了幾首民謠，音色是那樣的美，神情是那麼坦然自若。我以為我到了天堂，天堂裡的茶都是甜的。

（原載於71年2月22日臺灣時報）